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王宫

明文衡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明文衡九十八卷明程敏政編敏政有宋遺民録已著録是編首代言為詞臣奉勅撰擬之文次賦次騷次樂府次琴操次表箋次奏議次論次說次解次辨次原次箴次銘次頌次贊次七次策問次問對次書次

記次序次題跋次雜著次傳次行狀次碑次
神道碑次墓碣次墓誌次墓表次哀誄次祭
文次字說為類凡三十有八悉從玉臺新詠
之例題作者姓名惟方孝孺則書字蓋是時
靖難文禁稍弛而尚未全解故存其文而隱
其名也所録如吳訥文章辨體序題劉定之
雜志之類皆非文體而袁忠徹瀛國公事實
之類事既誣妄文尤鄙俚皆不免蕪雜之譏

朱右擥寧生傳雜述醫案至以一篇占一卷亦乖體例然敏政本淹通賅博以文章名一時故鑒别持擇較明代他家選本終為有法又其時在北地信陽之前文格未變雖尚沿平衍之風而無七子末流摹擬詰屈之偽體稽明初之文者固終以是編為淵海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明文衡原序

文之來尚矣而後世詞華之習熾之故近有為道學之談者曰必去而文然後可以入道夫文載道之器也惟作者有精粗故論道有純駁使於其精純者取之粗駁者去之則文固不害於道矣而必以焚楮絶筆為道豈非惡稗而并剪其禾惡莠而并掩其苗者哉漢唐宋之文皆有編纂精粗相雜我朝汎掃積弊文軌大同作者繼繼有人而散出不紀無以成一代之言走因取諸大家

之梓行者仍加博采得若干卷其間妄有所擇悉以前說為準以類相次郁乎粲然可以備史氏之收錄清廟之詠歌著述者之考證繕寫成帙以俟後人或曰朱子嘗譏文自文而道自道者其語甚力然則近世道學之談未易非也子之是舉無乃勞乎走曰不然考朱子之云蓋為蘇氏之文駁故耳至于楚詞韓文注釋校訂不遺餘力則我先正固嘗以文為意矣必如子說則是釋家不立文字之教走豈敢以為是乎新安程敏政序

明文衡卷一

明　程敏政　編

詔

封諸王詔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壹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

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内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為秦王第三子棡為晉王第四子棣為燕王第五子橚為吴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榑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册寶設置相傅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

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隣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昭示咸使聞知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夏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

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

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兹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于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禄所得資品咸

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于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裔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

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租稅詔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以恤民為先務朕為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

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為浩繁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宜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為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稅秋糧亦與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

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竝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獘之處為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封安南國王詔

朕躬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煃奉表稱臣朕遣官齎詔印仍封為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煃已逝今世子日熞能繼先志專使請

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煚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旣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尚永守於藩方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封占城國王詔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

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為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朕乃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尚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令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高麗國王詔

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尊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即表詞之來上有嘉方物良紉衷情蓋由夙慕于華風用是恪修于臣職況爾三韓之累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

外爰稽彝制載錫真封令遣其官齎印仍封爾為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榮懐于舊服守禮義之國作屏翰于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招諭庫庫特穆爾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羣雄平定華夏唯西北邊備未修蓋以庫庫特穆爾猶守孤忠保其餘

衆居于沙漠以為邊患朕甚念之茲用特與寛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文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聽之賀宗哲孫翥趙等果能賛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詔　　宋濂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煃斃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

日煚為王令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煚為盜所逼悉自翦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煚親賢命而立之庶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爾其無悔

制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王禕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
大勲之埀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頒渙號具官
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于義旗即來歸
于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
拓邊疆于全楚殲强敵于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
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為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
萬人之勇近報灤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攬哀訃之遽
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藎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既已

成于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于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于次相爵兼錫于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歉於戲金書鐵劵昌忘佐運之功衮衣繡裳尚服飾終之命寵靈勿替祚嗣彌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朕惟竇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戴之忱李勣舉十州

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
眷爾外藩忠於内附為績既懋其報宜豐具位某曩在
北朝屬為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撫御合
宜官府各脩其職業恩威竝著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
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歷數之在審於去就率先遣
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以及境知同馬援之識
真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
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封

不忘誠服之意柔遠能邇實切寵綏之心尚思對揚益崇忠藎可授光禄大夫靖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世世承襲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胷襟韜畧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貴作鎮藩翰保境安民恃四方之底定提疆籍户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

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含羃去述識擬伏波凡我師徒束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賛樞機匪彰效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肇錫以殊恩奮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臻於顯效可授大都府副使

誥

皇外考妣追封誥　　王禕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恩必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皇后馬氏勤勞內助化家為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致此稽于典禮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某為徐王皇外妣為徐王夫人仍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推幽靈歆兹卹典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執干戈以拓疆土其有捐軀

徇國而没於王事烏得不深念之哉具官趙德勝剛果
有識勇毅絶倫始自滁和奮迹行伍乃從渡江拔釆石
取姑孰遂定建業克丹陽破毗陵皆預有功乃陞帥職
從大將下宣城江陰攻吳興錢塘收青陽石埭龔宜興
高郵而安慶九江鄂渚南昌之役其功益著及守南昌
平山冦靖屬邑朕甚嘉之爰膺僉樞之命夫何敵兵侵
城竭力備禦誤中矢鏑竟隕其身於戲有功而不及親
受其報朕之念爾何能忘之是用陟以崇階列職台輔

仍封大國建于上公以示飾終之儀以昭勸忠之道英靈如在尚克歆承

方國珍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自元政既微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業及天下兵起遂角立一隅以為民人之保障其後果得所歸以全富貴是亦可謂豪傑者矣以爾方國珍材器雄毅識慮深遠知世道將不可為乃奮于東海之濵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守三郡而威行于海上得非一時

之豪乎然奉貢于我葢亦有年終能知幾達變舉族來歸富貴功名保而不失始終自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轄列名外省食其祿秩綴于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其恭慎以自飭暇豫以自安益勉令名庶圖報稱

楊暟除中書左丞誥

朕惟輔相所任大政而左丞實為之佐贊政本而弘治化其職重矣必有才德者乃稱是選具官楊暟文足以

經國武足以濟時當朕創業之初爾即委身事朕內則效謨謀於帷幄外則宣命令於四方踐敬衆職政業昭著及居中臺紀綱大振屢叅省政勲績尤多今四海混壹朕將以仁義禮樂化風天下正爾展其所學之日也頃者命為右丞三月之間庶務畢舉其公平正大之心皦然可見朕實嘉焉左丞之任俾爾晉陞爾尚益盡心力共圖政理經綸審於事體施設酌乎時宜使百司奉法天下治安以副朕簡注之意可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中書綜理百司紀綱庶務設丞于左右所以賛政本而弘化功必得濟時之材任重之器乃稱兹選具官汪廣洋道足以佐文治學足以庇民生敭歷中外十有六年比歲江右山東屢叅省政克膺方面之託乃入為中執法振舉憲綱屬陜右之地初入職方輟自臺端出任省寄僅逾半載勞效已著朕甚嘉之爰念功成治定之時正立經陳紀之日匪資碩望曷圖治功是用命爾復居

中書輔我大政右轄之位往其居之於戲官必擇人人惟求舊公輔之任朕期爾久矣爾尚益宣材力務展猷為設施酌乎古今經綸審於事體庶成勲績以副朕懐可

吳琳除吏部尚書誥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銓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具官吳琳學術既醇踐履尤正其來事朕由博士陞僉憲司克振

風紀及貳𩑶臺國課以辦俾居記注獻納為多玆用陞

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

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稱朕為官擇人之意可

杭琪除戶部尚書誥

國家以戶口土田之事徭役職貢之方與夫會計倉廩

府庫經費周給之數一歸之于戶部古之制也必才周

而識精者始稱玆選具官杭琪處事詳練歷歷為久皆

能展其所長爰佐大農遂貳戶曹涖事唯謹勞績優著

朕甚嘉之是用俾爾陞任地官之長尚其明生財之大道務培邦本使食貨充而國用足以稱朕節用愛人之意可

魏觀除太常卿誥

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羣神之祀其任重矣必明于禮典者乃使居之具官魏觀其學行方正事朕有年累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司大課以集勞績茂著朕甚嘉焉須者俾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讜論尤簡朕心兹

用命爾長于太常爾尚務持齋戒慎恭乃事用副朕誠
敬之意而感通于神明焉可

高安除給事中誥

有事殿内之臣其職爲親且近是以漢有夕拜之事唐
有塗歸之儀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駁之制不沿
于昔而論思獻納之助葢有望焉以爾英敏之資閫偉
之器自乃祖父奮起西土世濟其美爲時名臣爾生于
名門蚤踐華要以閥閲之子弟習臺閣之威儀朕甄録

遺才無間疎戚酌于衆論俾列邇聯顧方樂受盡言務勤庶政凡有闗于公議其毋憚于敷陳益懋嘉猷圖稱予望可

王文除侍儀使誥

朝廷之禮貴乎嚴肅以故等威有辨而周旋進退各得其宜此贊相之職所以必擇人而任之具官王文資禀純美學知向方昔者乃父嘗持文墨議論以事朕而殁于王事朕深憫之故于其子特甄録之入侍于近衛從

事於中書及居引進之司尤著恪恭之譽茲用進職列于侍儀其小心以自持尚臨事而加敬使禮文之行於朝廷者秩然可觀則予汝嘉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司天之職在昔皆世守之故其淵源正而術數精非若他伎雜藝可以驟而學之也以爾張祐智識明邃通於天文之術其在近代祖父世掌天官而爾實承其家學淵源既正術數以精其古所謂疇門名家者歟茲用命

爾仍職司天尚其益據所蘊謹於推步以副朕敬天勤民之意可

朱升除翰林侍講學士誥　陶安

朕聞洙泗集羣聖之大成新安為文公之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況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為博古通今之士耆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内庭絲容命於翰苑惟兹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趨蹌禮法之場超卓傳注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

騁千古自其潛心積累至于皓首蒼顔用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戔戔束帛爲矜式於國中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俻巳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掌於絲綸麟史仍叅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賛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宜令朱升准此

安統除兵部尚書誥　　宋濂

兵部司馬之職尚書法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難其人蓋戎務之出入馬政之弛張莫不繫焉非有奮厲之才練達之智不足以奉揚威武毗贊機密者矣具官安某粤自蚤歲有志事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內廷論思獻納之益亦時有焉夏官之選惟爾之能然以八座之貴朕非輕以畀人者也爾尚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嗚呼惟秉義守正則可以謹科條惟趨事赴功則可以行邦政尚思自勉服我訓辭

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政誥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宣布政令者也況河南山西之地古為雄藩所轄州郡不啻六十有餘版籍之廣民庶之繁其事亦云夥矣邇者鑄印開省未設丞弼先命近臣為參知政事奏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參預而已也與斯選者非得勲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哉具官王某才足以匡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十五年踐敭中外多著

勞烈執法中臺聲聞益著於是簡在朕心俾躋政府嗚呼陳紀立經爾尚膺蕃宣之寄安邊靖國爾其盡撫綏之方往惟汝諧毋替朕命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蘇伯衡

環衛之司實居左右勲舊是任用表勤勞具官某直而能容剛而不撓方渡江之伊始即杖策而來歸奮前驅而濯彼南征列中堅而保兹東土奔走禦侮蓋無戰而不從艱難備嘗斯有功而必録戎旃再典奬命存膺綽

有休聲既克副於望實誕加峻秩庻足展其威名督騎士總材官任良重矣訓武經申兵法爾其勉之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社稷之守必在於爪牙拱扆之臣視之猶心膂克膺茲選實難其人具官王弼沉靜可嘉果敢無敵始列右廣繼長千夫屬櫜鞬而率先戎行時將十載聞鼓鼙而克勤乃事勇冠一軍儋爵之恩愈隆汗馬之勞益著追茲升擢彌切倚毗帶礪山河朕不遺於故舊功銘竹帛爾

式克於欽承

諡册文

懿祖諡册文代陶學士作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歳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葢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為國考文於古進諡在今伏惟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身永念於貽謀無黨

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少皡而周武追
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履霜露而懷怵惕謂多儀
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
有奕鏤玉惟榮謹奉冊寶上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
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啓土
建邦永頼在天之烈祖謹言

懿祖妣謚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

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内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闈之積累嚴脩祼享敬上徽稱伏惟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壼儀雍穆儉遵澣濯德音夙著於宗姻禮備温恭慶系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聞惟種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履至尊爰考舊章式崇謚册謹奉册寶上尊號曰恒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褘衣莫遂生榮之願闗雎麟趾尚祈陰相

之功謹言

遣祭文

祭古帝王陵墓文　　宋濂

昔者聖帝明王豐功盛德被于生民四海咸賴涉世既遠陵墓所在往往鞠為榛翳祭祀遂致廢而弗稱朕既統一天下主百神之祀心甚憫焉因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衮冕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焚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通陟降帝所必能來格於冥冥之

中也尚享

祭高麗國山川祝文　　王禕

高麗為國㝠于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所鍾故能使境土乂安國君世享富貴尊慕中國以保生民明神之功於是為大朕起布衣今混一天下以承正統比者本國奉表稱臣納貢朕嘉其誠已封王爵考之古典天子於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是用遣使敬將牲幣往脩祀事以答神庥惟神其鑒之

明文衡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二

明 程敏政 編

賦

奉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宋濂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葢元内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

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旨撰賦垂誡方來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桃觀之且十倍于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託傅會之歟不然漢武内傳所謂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者

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

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

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

伏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叶

仁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

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于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僊

種于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迥銀燭未掩畫屏斜

映㫁承華之祕殿盼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遥臨託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葱蘢覿芳姿之妍靚於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襲人縹袂舉兮高騫紫雲之輜軿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啟錦幪乃濯翠籩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仙將懐核而種之斸上林之寒烟王母微笑塵世易遷儻花實之並見歲屢閱于三千唯紫府之列眞視滄海於桑田彼窺鳥牖之小兒

尚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藉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鄙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爪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壁之晶熒俯貼金盤巢蓮之龜藏六仰承玉露常滿之桮弗傾鋭首聳兮尖岑豈下楕（吐火切狹長也）兮墜星衆皺蹙背文之貓一窪暈面色之蘋荷盤欲展蚌甲未扃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鋝如生函肉好之隱約圜合線之交層龜鶴軒翥兮顯象寳章絢爛兮金明鳳白鸞彝同藏真於天

府星形月魄挾灝氣於蓬瀛嗟夫自昔僊靈惚恍難憑
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橘類盎兮巴園棗如瓜兮漢庭恣
燕齊之方士騁詭辨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
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
泉風泠銅莖中峙僊掌高擎望飆輪兮不來徒馳情於
窈冥若白日之易短兮竟莫制於頹齡核雖存而人則
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
託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

其相仍天啓皇明眞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隂陽之
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之丹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
弘以九州為仁壽之域儕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
太和薫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朔兮階秀堯蓂視
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革往古之荒唐法
唐虞以作程也辞曰桃有核兮大逾掌歴千齡兮多惚
恍慨靈僊兮勞夢思誰見崑丘兮紫芝長眞人出兮海
寓寧禮樂為冠兮仁義作纓簫韶九成兮鳳凰鳴青鳥

不敢俫兮幻詭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殿為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録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令核上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況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令復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

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託之者歟然濂年已邁舊學皆廢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少梅賦

胡翰

少梅者以其抽毫象物託意於梅而命之也余為之賦則屈子所謂罝以為像者云

夫何一嘉植兮忽肖儀而孰主解余衣以盤礴兮馳余

思乎瑶之圃若有人兮獨立乎千古冰為魂兮玉雪其度澹遺世以消摇兮肎姱節而不可拔恍瀕然而一見兮若經年之遠别散縞衣於空明兮駕蜚龍以超忽情惝怳以摇曳兮氣漫汗而揮霍歘雲蒸而飈厲兮紛又繼之雨雹撫陽關與喬如兮齊造化於一指驚建木之既橍兮眷瑶華其何異靚娙娟而凌波兮浩綽約乎崇阿向北風而含韵兮承南服之冲和春渺渺兮何其望美人兮天一涯折芳馨兮延佇將以遺兮所思大化不

停兮細入無垠高下散殊兮其機孔神服貞白以自嘉兮令胡為此滋垢也豈隨時而變化兮懼夫人之逐臭也豫章不辨兮楔中繩墨棄厥箘簬兮矢蓬以為直惘衆芳之蕪穢兮天肅殺以戒寒竊獨揆其中情兮豈云異夫荃蘭何靈均之好脩兮結珮纕而弗睇吾將斂而就實兮和商鼎以進帝嗚呼勗哉兮保兹令美世莫諒其眞兮尚識其似

弔台哈布哈元帥賦　劉基

世有作忠以致愆兮曾不知其故然懐先生之耿介兮遭時命之可憐上靡蔽而不昭兮下貪婪而不貞權不能以自制兮謀不能以獨成進欲陳而無階兮退欲往而無路忠沉沉而不白兮心揺揺而不固縶乘黄服鼓車兮驂蹇驢以曳之罥猛虎于籠檻兮狐狸羣而制之衆刻木之枉直兮信讒邪之流言倒裳以為衣兮湼素以為玄前宕㝠令指途兮驅離婁使從之敎養由以彎弧兮縶其肘而引之吁嗟先生兮何逢時之不辰生不

能遂其心兮死又抑而不伸姦何為而可長兮忠何為而可尤尸比干而獎惡來兮白日為之昧幽重曰嗚呼哀哉吾安歸乎猰㺄升堂兮騶虞以為妖殪鳳凰而斮麒麟兮糜梁肉以養梟吠狗遭烹兮捕猫蒙醢雄雞晨鳴兮衆以為罪忠固不求人知兮於先生其何傷國有忠而不知兮喟皇天之不祥亂曰莽莽崇丘閒無人兮天高聽遐疏不得親兮松栢摧折荊棘長兮若干菉葹光佩纕兮浮雲雌蜺紛縱横兮上下阻隔幽不能明兮

嗟若先生卒罹殃兮姦邪嬌枉歸罪愆兮皐陶不作誰與平兮跖犬噬由理則然兮麒麟豺狼不同羣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嗟乎

伐寄生賦 有序

余山居樹羣木嘉果駢植人事錯迕斤斧不脩野鳥棲息糞其上茁異類日夕滋長舊本就悴余覩而悲之乃募趫捷腰斧鑿升其顛剜條剔根聚其遺而燔之於是老榦挺立新荑濯如若瘡瘍脫身大姦去國

斧鉞之時用大矣哉作伐寄生賦

天生五材兮資土而成汝獨何為兮附麗以生疣贅蛭蝟兮枝牽蔓縈瘠人以肥已兮偷以長榮狀似小人之竊據兮謂城社之可憑覩其陰不庇物材匪中器華不羞于几筵實不諧于五味來烏烏之唬聒集蟲豸以刺蚝果被之而實萎卉蒙之而本悴壇杳無所容其芬芳甘棠曷能成其蔽芾亶無庸而有害矧睚睫之可置爾乃建修竿升木末運斤生風以翦以伐脫纏牽于喬球

落纎䊵之騷屑剜蘚膚以除根斁去毒而刮骨于是巨蠹既夷新荑載蕃迎春而碧葉雲滃望秋而碩果星繁信知斧鉞之神用寧能裕蠧以生患也邪嗟夫農植嘉穀惡草是芟物猶如此人何以堪獨不聞三桓競爽魯君如寄田氏厚施姜陳易位大賈入秦伯翳以亡園諶既隽芊化為黃蠧憑木以槁木姦憑國以盜國鬼居肓而人殞梟寄巢而母食堅冰戒乎履霜羸豕防其躑躅諒前轍之昭昭何人心之自惑故曰非其種者鋤而去

之信斯言之可則

葯房賦　　王禕

浦陽鄭仲舒讀書之室曰葯房友人王禕為之賦蓋美其好尚之修潔又以寓吾思慕之意云辭曰

夫何美人之練要兮謇好修以為常既昭質之弗虧兮又姱節之孔彰爰託物以自表兮曰清修之是將滋幽蘭而樹蕙兮蘭為佩而蕙為纕搴薜荔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既所服之孔修兮粲芬芬其文章所處欲其

芳華兮又申之以葯房何斯房之結構兮獨以葯而為之薦芳馨之菲菲兮絢繁飾以陸離文杏煥以成梁兮琢辛夷而為楣橑木蘭之差差兮梲文藻其紛披繚疏牖以杜衡兮扈素壁以江離桂樹鬱其當軒兮陰團團而成帷嗽百草為庭實兮肆把玩乎瓊枝襲芸編以總總兮緪空桑之朱絲餐繁英與落蕋兮飲沆瀣以自怡澹逍遥以容與兮聊棲遟而偃仰撫榮華之未艾兮睠兹葯以自况維葯之澤兮所以示昭質之匪飾也維葯

之馨兮所以表姱節之不忒也朝夕處乎斯房兮信修潔之不忘苟所好之絶俗兮人不知其何傷方世俗之溷濁兮糅薰蕕而莫質蕭艾蔽乎中野兮菉葹薆其盈室彼惡檄果何物兮亦雜然而充幃衆含是而尚非兮孰于芳其能祇何美人之耿介兮乃獨為此度也夫豈傲世以自異兮亦惟好修之故也委厥美以自棄兮固非其心之所安也使矯名而無實兮又胡若是拳拳也顧予生之侘傺兮曾靡求乎安處塊獨守此敝廬兮逢

蒿紛其環堵雖凝塵之滿席兮情晏然猶沖豫外物一無所徇兮曰惟德之為馨冀和順之中積兮致英華之外形徒潔白以自表兮媿非予之所能既好尚有不同兮又孰揆予之中情幸美人之嬋娟兮夙與予其目成欲相仍乎斯房兮恐莫堅乎芳盟命靈氛為予筳篿兮靈氛告予以吉占曰外好雖不同兮實中情之可堅聞斯語以邑鬱兮恐佳期之遲暮思美人而未見兮悵盤桓而延竚將何物以結言兮恨衆芳之已萎采芳洲之

杜若兮聊遺予之所思願相從而相羊兮終歲晏以為期慮誓言之未固兮結微情以成詞

南歸賦　　　　梁寅

感陽春之方啟兮發孤旅之遐思出都門以曠望兮具舟楫而南歸廼廻瞻於帝居兮薄中天之虹霓像紫宫以嶕嶢兮貫黄道以逶迤壯麒麟之兀兀兮聳天祿之巍巍吾固樂金門之高步兮顧淼白虎之羣議顧年邁而力罷兮廼形瘵而心怠麋鹿藏於深林兮鳳鸞集夫

熈世審物情之既異兮君子盍量其才器虞德隆兮三禮明漢業建兮朝儀興煌煌乎大明之盛典兮爰稽式而告成延搢紳以博諏兮蒐巖穴而旁徵慭齊竽之濫列兮愧趙鐸之希聲承賜金之渥恩兮荷錫服之殊榮詔許歸而佚老兮循初服以紓情朝發櫂於龍灣兮夕余憩夫采石歷曲洲之坡陀兮臨廣隰之洳澤雨浪浪而驟響兮雲黙黙而凝色神魚驤其頒首兮旋鴻駝其迅翼嗟吾行之猶滯兮望匡廬而不迫昔余之棲壑兮

固安夫寥闃也犯波濤以往還兮今何為而役役也呂望之漁釣兮樹興王之績也甯戚之飯牛兮竟以相國也吾誠不及古之人兮寧守夫窮獨之節也金以利而為劍兮木以直而為楹在冶忌夫踴躍兮在山焉能以自呈賢願進而效用兮愚思退而全名或違道以干譽兮寧身困而心亨謂斯言之匪忱兮指江水以為正亂曰楚山礉礉雲溶溶兮返吾故廬不悲不逢兮羞彼齪齪釋忡忡兮涵泳聖澤希淳風兮懷空谷之賢兮賦白

駒而從之

底柱賦　唐　蕭

按底柱在冀州大河中流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又東至于底柱然後至孟津逾洛汭而復北折馬蓋河自龍門既決以來奔騰迅快勢不可遏至是而齟齬之乃分為四流貫于三門之下然後力殺而行緩故酈氏水經謂底柱與龍門皆禹所疏鑿也昔蘇子瞻賦灩澦堆以為蜀江會百水而至于

夔瀰漫滉瀚橫放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其什一茍無是堆則瞿唐之險當不啻此予謂底柱之功亦有類於灎澦者故述而賦之賦曰

黃河之流西來數千里兮貫長城而南馳激龍門之險阨兮霆奔電馳氣洶湧而莫支歷華陰而徑趨兮乃折流而東下勢若萬騎銜枚而疾走兮將悉鋒盡鋭鏖戰於平野何底柱之崔巍崒嵂兮獨凝立乎中流儼一夫之當關兮强兵悍卒睥睨退縮不敢運其戈矛惟宼伯子

之敷土兮導洚洞而平之鑿兹山以疏洩兮剖三門之嶔巇然後洪波巨浪齟齬而不騁兮分流析派間度以逶迤指孟津而逾洛汭兮遂東極于大邳茍非是以中梗兮曷以殺天吳水伯之淫威予嘗駕方舟而遠求古蹟兮誓將豁心胸於浩蕩過黃老之神祠兮遡蝦石之泱漭睇連天之修楹兮干雲霄而直上濁波汩汩包其下兮顯神功於俯仰使昔懐襄之莫救兮滙四海為一區上巢下窟之赤子兮殆皆戢以為魚覽斯險而慨嘆

兮雖天造而地設微玄聖之大智兮孰能成夫萬世之
烈彼蜀江之灩澦兮羌地勢之所同誦金聲於瞽叟兮
信物理安危之所從噫吁嚱世道降兮風移而俗媮頹
波汗漫兮忘剛而茹柔魚蝦鼓舞兮蛟龍鬱愁豈無吾
人之底柱兮障百川之橫流

大韶賦 并序

貝瓊

傳曰堯作大章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紹堯之
德也周禮曰大韶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也

前乎舜者堯非不繼嚳也後乎堯者禹非不繼舜也特於舜言繼者法成乎堯也在嚳之時法猶未成堯雖繼之而可繼之事未備舜協于帝在舜之時功為已協禹雖繼之不足為難矣則可繼之善善繼之功唯舜獨也是韶為舜之樂無疑季札觀樂見舞箾韶者曰德至矣盛矣如天之無不覆幬如地之無不持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後孔子學之於齊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盖知樂之盡善盡美

莫過於韶宜當時之感召丹朱在位羣后德讓祖考來格鳥獸蹌蹌鳳凰來儀也然非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何以臻此哉故述而為賦不徒極其聲音之美而且本之舜之德云賦曰

有東吳公子北走齊魯之疆覩于嶧山而見孔林之主人焉主人曰公子之遊也亦將有所睹乎曰無也生於震澤三泖之上僻陋寡聞竊慕禮樂之事而六律七均之制嘗究心久矣願有請於大人先生焉主人曰嘻吳

會東南之天府而天下之𠯆音萃焉然公子猶有所未足者豈將厭澹泊而說鏗鏘乎必將挾陳娥攜趙女摩䠞絃考鼉鼓若是以為樂乎公子懣然不悅曰霓裳之曲唐之所以播越也廣陵之散晉之所以分裂也固不足言矣若此者又淫蕩之樂無異紂之靡靡以亡其國者豈君子之所樂乎願聞其他主人曰七德之歌七德之舞太宗之肇王業也亦嘗聞之乎曰伯者之事子孫無所法焉曰漢祖蹴𪓐龍飛沛中置酒層臺悲歌大風

造基四百光啓西東若是何如公子曰猶有伯心之存也駁而未純然亦一世之雄乎請言其上主人曰抑聞武之六成乎武之濟河而西也馬散弗乘牛散弗服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其寢兵不用也爰作武以象功馬鼓以戒衆久然後戰也長歌連延起其慕也發揚蹈厲時不可失也故一成北出再成滅商三成自北而南四成南國是疆五成分左右以居周召六成復始而為天下王振鐸夾舞秉戈鷹揚若是何如公子曰其容

美矣此武事也未盡善也請言其上主人曰其惟舜之大韶乎當夫六府治三事和叙九功形九歌嶧陽之桐可以琢琴瑟焉雲夢之篠可以竅管籥焉泗濵之石可以礱而為磬焉荆山之金可以範而為鏞焉八音既具而大體短脰之屬有力而不能走者以之為鐘簴焉小體騫腹聲清而逺聞者以之為磬簴焉其作也控以合之其終也揭以止之洪者鏗而充清者磬而介悽切而不流泛濫而可會當夫朝廷之燕享宗廟之祭祀於是

而奏焉升歌在上匏竹在下代作間奏秩秩有序或擊或戛或拊或搏清亮而高遠象乎天之渾淪廣厚而含容象乎地之磅礴一變一通兮四時之終始一散一潤兮風雨之回合是時也熙熙然八荒一春皡皡乎洪荒太朴格三苗於洞庭丹朱賓而有恪俯而聆之純如辛甘之相濟皦如有倫而莫紊詘如斷玉之復續繹如驪珠之碎落飛流合而萬壑雷轉清風生而天籟交作吟九囿之老龍唳九皐之玄鶴既幺妙而悠揚亦和平而

澹泊無急微以感其憂無嘽諧以感其樂其動於物也容何為而肅若神何為而來思獸何為而舞於土階鳳何為而翔於茅茨明協乎大章博擬乎咸池所以保無窮之治以示安而不忘乎危也悼六龍之南巡歷蒼梧而上九疑阿母之玉琯猶在湘靈之錦瑟空悲悵遺聲之寂寂吁有虞兮遠而然而齊之有韶陳亡而流於兹也海外之有韶聖人之化播於蠻夷也宜季札觀之而知德仲尼學之而忘味彼武之六極於陰特著其武功

此韶之九極於陽實昭其文治也公子以為何如公子
迺避席而謝曰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主人曰未也
請授以九德之歌其一洪流横曰玄黄判風氣開洪流
横民乃灾五行汩帝為哀禹治之啓始孩決九川平九
垓百穀生田每每其二洪流殺曰洪流殺兮民灾既除
山有鳥獸兮川有魚爰可食兮可居胥樂且歌兮毋忘
厥初其三三苗格曰惟聖亶聰撫有九圍蠢蠢三苗險
阻是依出師于南奮我帝威我師既還苗亦來歸其四

四凶黜曰德與刑兮國之經四凶斥焉八元在庭帝無為四海寧其五正德之歌曰惟天降命物必有則民之瞢瞢胡乃自賊五敎不行彝倫攸斁聖人龍飛四方之極其六利用之歌曰水既平兮别九州下為隰兮高為丘徒則軒兮渉則舟以羡濟乏兮百貨流財孔阜兮樂且無憂其七厚生之歌曰下民孔艱兮遭墊溺寒我衣兮飢我食我無民違兮父母職其八鳳凰來儀曰堯不德兮舜不辭授以天下萬物治寒暑無易風雨時簫韶

九奏朱鳳儀其九萬世賴曰天覆地載高廣莫測孰kind
贊是俾衣而食帝治天下如埏如埴萬世賴之安知其
力公子曰嗚呼禮廢樂崩幾千秋矣而始聞主人之宏
論乃復為之歌曰雅南已亡兮流濫曷正戚栗雷怒兮
空桑無聲緑綺不陳兮薦檀槽與篆箏妖倡為妍兮嘯
鸞鷁而啼燕鶯孰究夫大韶之盡善盡美兮實媲夫六
英六莖後千載之聖人兮集厥大成安得聞九奏於清
都兮御天風而上征

石經賦 并序

貝瓊

五經載道之器也秦燒詩書經燬而道自若也漢求壞爛之餘書禮樂已殘缺十九惟易以卜筮存詩以絃歌存春秋以口授存而俗儒章句之徒傅會穿鑿使五經大義不明於天下不亦悲夫靈帝熹平四年議郎蔡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求定六經文字詔許之邕乃書丹于石命工刻之立于太學門外時四方摹者日以千計然未知道之所存

也特以邕之書耳洎唐文宗時高重為國子祭酒與鄭覃復刋定九經于石嗚呼漢唐石經已風摧雨剥於數百年之久與岐陽之鼓嶧山之碑同一榛莽巳因推衍其凡以為之賦云賦曰

緊聖作而明述兮尼父集夫大成歷四海其遑遑兮威鳳瘖而不鳴吁嗟時之終否兮託空言以載道世莫知余奚恤兮閱萬世其杲杲矗𣰰既暴而不德兮舉六籍而火之薄先王之仁義兮尚法律而為治悲祖龍之鮑腥

兮阬亦湮而無烟易韋存於卜筮兮詩亦肆於筦絃春秋閟而不出兮禮樂佚而不全科斗蝕於壁中兮光白虹之射天嬴遂僨而劉王兮家六合而寧謐乃偃革而為軒兮掇壞爛於十一洎六葉而遘武兮炳大明之當中黜百家之有亂兮一道術而異同易科斗而為隷兮復家藏而人誦道固不可泯兮亦何待夫汗牛而充棟時既降而道晦兮經尋滅而莫收割申勸之或舛兮衆咸失於校讐屬熹平之四祀兮帝孝靈之當宁正俗儒

之穿鑿兮偉中郎之博古辨魯魚與亥豕兮刻南山之
堅珉巍乎四十有六兮樹翼翼之成均鈎鐵畫之屈強
兮妙骨氣之洞達非餓隷之羸形兮非寒巖之枯枿非
醉草之欹斜兮非劍舞之渾脱初崩雲之怳怳兮粲列
宿之離離鸞振翼以夭矯兮樹交枝以參差鷙鳥攫以
乍飛兮群鵞遊而戲海彼鶴頭與隼尾兮曾何足以為
態捷奔泉之渴驥兮縱入草之驚蛇勢或埒於墜石兮
體已悟於畫沙觀者紛其堵立兮車連連其日至豈八

法之是尚兮幸經存而不墜陋石鼓之昝剥兮鄙漆書之土瘞觀奇陽而偶陰兮窮太極於有無感堯湯之禪放兮求厥中於典謨何二南之和平兮悲雅變而闕如儀三千與三百兮伊朝夕之攸執何曲折而精微兮謹一出而一入嗟聖人之憂世兮徒感麟而掩泣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兮善既勸而奸戢還大權于天王兮亦綱常之攸立夫何經之徒存兮昧古訓之時式痛賣官而列肆兮盛後宮之傾國奄豎黨以盤錯兮又孰恤乎

社稷九州裂而無統兮黎庶化而為豺經雖鐫而何補兮政與道而相乖逮有唐之文宗兮乃繼漢而有作蠤巨石之嶄嶄兮列廣庭之落落吁回首其幾何兮悉風摧而雨剥文斷缺而莫辨兮委荆棘之漠漠吾恐為沉犀於蜀門兮同刻鯨於昆池曾不若慶雲與松風兮託艮岳而效奇又焉得紀功千載兮擬岣嶁之禹碑辞曰已焉哉石經泐兮刻藤出書連車兮布萬國撫遺墨兮相得失道之存兮昭白日

廣寒宮賦

汪仲曾

按唐逸史異聞録所載明皇遊廣寒宮事語多不同然皆怪誕不經之辭也惟廣寒宮之所以得名則有可推者蓋日陽精也主乎離月隂精也位乎坎日月運行而寒暑生焉則是月也者以其配坎生寒而得名也歟世言嫦娥居之者豈亦以隂柔為陽剛之配故有是説猶乾父坤母之義也歟故託為素娥之辭作廣寒宮賦

夫何素娥之嬋娟兮爰託身於廣寒質團團而外融兮心熒熒而內安念玆宮獨弘敞兮匪刻桷與丹楹瓦青雲而上覆兮棟虹蜺而中横靈星外峙兮泰階前平井木東植兮兊金鏤甍爛壁奎以交映兮垣墉周乎列星豈工師之巧思兮惟太一之玄精虛豁洞達兮晃朗穹窿煕耀無方兮高明有容規天以為度兮環海以為疆炯素肌之煃煃兮播下土而流光羌獨處此中宮兮感四時之代序含柔姿蘊靈德兮朝晦藏而宵睹朒朓警

而朏魄充兮識盈虛之有數驚爽籟之潛發兮向清飈以延佇露方瀼瀼呈白兮霜又凄其盈宇盼圓靈既雪凝兮顧柔祇復冰積甚冷光以無眠兮含翠輝而欲滴何默默而靡言兮悼羣類之生生粤陽明之和煦兮匪陰靜其焉成志專專而靡他兮物已遂而居貞豈宮居而孤歎兮不貌飾而情更憕長位兹北坎兮配離麗之明明彼兔蟾與桂樹兮固無取乎此也杵玉臼之玄霜兮孰謂長生而不死也羿妃竊藥上逃兮既怪謬而匪

經唐皇託以夜遊兮誕惟欺夫童冥倘極一理於天人兮信吾廣寒之有徵辭曰日月運行寒暑生兮一寒一暑歲功成兮配日惟月秉陰靈兮厥靈伊何匹妃惟貞兮父乾毋坤柔順以承兮位坎處中厥宮實名兮内守不渝蘊玄之精兮洞濟六合德耀斯宏兮嚴凜姿容夜煜秋凝兮猗歟廣寒懸象著明兮

弔虞城賦　王翰

春秋僖公二年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五年書晉人執

虞公以貪賄為首惡亡德不與滅也自有宇宙來黷貨而無厭背親而棄義挾勢以陵人者無不取其滅亡者也予典教平陸親履故墟徬徨而不能去悼荀息之詐謏傷宮之奇之忠諫百里奚之明見也賦以弔之辭曰

緊虞郭肇封兮實皇姬之同宗桓莊之懿親兮匪執道之不恭彼詭諸之蠶食兮魏耿霍以從庸實以啗虞兮其徂尤羞也舉下陽之有言兮南鄙之仇也襲虞而刧

君兮盜賊之尤也虞公而棄民兮惟鬼神之是託冒賄以迷惑兮曽不恤而顧噱杜忠諫而不省兮且媚強以擠弱奉玉馬而俘獻兮未聞賸秦而錯愕井伯仇而默默兮惛憕之靡也宮之奇欵實兮知國之不可倚也五羖先事而遠逝兮禍不可得而止也貪貨而樂亡兮寧死而不知與強而滅人兮適足以自夷玄聖誅往兮為來者監兹亂曰流潦涇兮舊道改深隍平兮故城壊索顛軨而不知其處兮悵郭門之安在鳥獸悲兮斜日墜

穢草滿兮溝塗横潰悼古以攄辭兮弔西風於一酹

間田賦

條山之陽黄河之傍灌莽極目獸駭鳥翔畎噲縱横以遠際溝塗陂陁以衍長經界宛其未攺廬井已不可得而詳問平髙之耆老乃知古虞君之故邦及芮伯爭而未決質成於文王者也嗚呼姬周之造跡自后稷之建邦公劉之啓土古公著撫民之庸王季號勤王之祖至翼翼之文王得奔奏禦侮之賢輔三天下而有二猶臣

服商受而遵王之所也傷漢儒之鄙陋議圖讖以厚誣
以虞芮質成而被化為周始稱王而受符以區區之陋
邦覿至德於須臾來四十國之臣妾如父召而子俞文
王之受命固定于虞芮之質成若尊號改元斯盛德之
所必無也嗚呼天有昭昭之明無諄諄之敎視其命之
去就在人心之惡好茍處時而得中何必丹書朱雀而
為符告也眺荒原之茫茫撫往事而增悼追淳風之不
反傷衰世之末造誦綿詩而永嘆為執筆以三吁

離讒賦　　　　　　　　楊士奇

余讀揭文安公所為幽憂賦為其友辨謗累數百言既恐不能白於前又恐不能信於後揭文安公眞盛德哉今之被謗類是者未聞有一人如文安公者為之辨古今相去豈遠邪非其知之者寡歟為賦以解之

離讒毀之横發兮志沈鬱而弗宣指厥行為淫僻兮余憤惋以代言惟弱操其好脩兮穆員冠而履方被禎霞

以為衣兮攬素霓以為裳援古人之高駕兮將馳騁乎雲之路豈發軔猶未遠兮遽捐矩而改錯襲仁智以自重兮乃承謗而逢尤肆腥膻其酷烈兮又何有乎杜蘅與江離相梧桐之挺特兮鳳凰翽而來止既鄙薄又不潔兮謂伯夷之所以紛讒口之嫉妬兮羌惟聽而不味也固衆人所一情兮謂夫人亦不異也彼自好猶弗珍兮實譖人乎奚疑曰忠貞不可忱兮何貪婪而又不惑言倡一而和百兮明智孰諒其允臧告曾參且殺人兮

毋猶忡愓而惶惶傷白黑之混一兮竟莫察乎其故旦怳怳以旦暮兮夕營營以連曙重曰世夢夢既不顯兮又局冤結而煩情上白日何皎皎兮庶幾猶鑒乎中誠槩發辭其不衷兮揆於余又何有懲言申申以騁媚兮終不究而寤旃昔人有明訓兮止謗曰無校曠來日其悠遠兮庶杪忽兮猶覺

閔志賦　黃淮

閔予生之多故兮羌不知其所從肆遐搜而隱索兮究

微末之始終繄髫年之向茂兮即有志於聞道呻佔畢而事鉛槧兮夫既從吾之所好奮僕頪而躋璧雍兮謂青雲平步而可登探蟾窟以擢桂兮翼黄鵠而驂鯤鵬振璚琚于天衢兮與夔龍而接武集鳳池而上玉堂兮曾衮職之莫補仰繼明之垂照兮荷眷遇於日隆賚予紛其駢蕃兮實千載之竒逢誓輸忱而瀝膽兮覬圖報於涓滴嗟夙志之未酬兮遽速釁而罹辟懷兢惕而内省兮豈持操之靡常也何弗良于行兮致顛躓之我戕

也駕指南而之河朔兮邈不虞其所届結蘭茝以泛濵渤兮亦罔知其攸濟聞德音之煥頒兮咸鼓腹而興歌溉涸鮒之枯竭兮猶末沐乎恩波意休復之有方兮契我龜而燋之招巫咸使考卜兮或開予而導之謂陽舒陰慘兮皆至仁之流形彼困心衡慮兮庸玉汝於有成亮食兆之告吉兮亦昭昭其孔彰也時賢哲之遺訓兮將何脩而允臧也重曰孰始而張緊帝力兮孰後而過自貽戚兮處困而亨致命以為則兮噫嘻小子庶其無

歎兮

述夢賦　　胡儼

登高樓之崔嵬兮軼氛埃於層霄天宇廓其洞虚兮際空明於泬寥綺窻朱綴紛玲瓏兮風肅肅而下飄覩真人於玉臺兮乘彩鳳而逍遥披太霞而進謁兮覷然閔余之瘠磽啓靈文而欲授兮顧壓昏之未銷既食余以麟脯兮又飲之以醇醪琴高鼓以清瑟兮飛瓊汎其雲璈邀王喬而宿之兮吹參差於鳳匏何處子之綽約兮

姱脩眉而峨翠翹肅斂容而不敢訊兮欻淩風而高超余惝怳莫知所之兮王子尊余以遊遨挾光景以淩厲兮薄星辰而上朝撫扶桑之東枝兮擘若木之高標駭神鼇之贔屭兮天吳出而舞潮方遊鯤之擊水兮儵鵬翼而扶摇振余袂於千仞兮晞余髮乎陽喬升崑崙而餐玉英兮渺瑶水之蕩潏金堂闃其無人兮悲蟠桃之不實駕青虬而高馳兮過方諸而一息珠宮貝闕嵳峩兮陰玉樹而蕭瑟接飛僊之冉冉兮慨弱流之無極盧

生去而不返兮海若誇於河伯陋夸父之不知止兮哀
愚公之又惑召荼壘於度索兮截雄虺之九首擲封狐
於萬里兮顧夔魈乎何有命庚辰於淮涘兮紲支祁於
龜山猰㺄殪于青丘兮檮杌逐乎荆蠻豺虎深藏而遁
跡兮鮫螭匿蟠乎重淵攬余轡以儃佪兮飄然遊乎瑶
之圃步春臺以夷猶兮覩鈞天之萬舞幸余逢此休嘉
兮内欣欣而和煦羌回車以復路兮順凱風而曾舉山
窅窅而雲冥冥兮佳木秀而承宇紛紅蘭於廣衢兮喜

芳菲其襲予怳然乎歸來兮惟覺時之寢處寄遐思於寥廓兮玩孤芳而容與

北京賦　　李時勉

惟皇明之受天命也我太祖皇帝首仗義師以平暴亂豪傑景從聲振江漢削除僭竊拯民塗炭定鼎金陵撫綏萬邦乃睠兹土實雄朔方倣成周之卜洛欲竝建而未遑逮我聖上繼明重光握乾御極一遵舊章仁聲洋溢乎遐邇恩澤汪濊於八荒既致治於太平遵皇衢以

省方仰先志之未遂度弘規以作京羌經營之伊始徧諸夏其懽騰曰惟北都在冀之域右挾太行左據碣石背疊險兮重關面平原兮廣澤宗恒嶽其巍巍鎮醫閭而奕奕冠九州之形勝實為天府之國是以軒轅邑之以分州唐堯階之以為帝擴神化以宜民大勲德之光被鬱王氣之所鍾于今茲而有待也於是仰瞻析木俯測地靈龜筮兆吉天人叶應神祇獻珍而山石自出河嶽效靈而神木自行民子來兮相續期不日而功成爾

乃懸水樹臬識景表營方位既正高下既平羣力畢舉百功竝興建不拔之丕址拓萬雉之金城引天泉於西阜環湯池而鏡清九衢百廛之通達連甍邃宇之縱横顧壯麗其若此非燕逸而娱情蓋所以强幹而弱枝居重以御輕展皇儀而朝諸侯遵先軌而布仁政者也若乃四郊砥平皇道正直視萬國之環拱適居中而建極其南則萬流宗海平林蔽天攬邯鄲鉅鹿之廣衍眦平疇沃野之綿延滹沱恒衛經其野濡磁涞桑滙其前界

以大陸廣阿之弘壤阨以大茂井陘之連山包絡趙魏襟帶齊魯膏腴之地綿亘三千餘里而極于黄河伊潁之川其水陸之所産阜犖繁盛葢莫得而計焉其北則疊嶂崔嵬層巒蔽虧長城矗乎雲表百泉湧乎山隈壯天闗而設險守一夫而莫開偉左盤而右顧宛鳳舞而龍飛實磅礴而鬱積粤擁衛於邦畿包狼山上谷之阻據野狐獨石之危掩祖山木葉之離立連白登紫塞之逶迤控遐荒而極乎洮河之北鎮朔漠而逾乎瀚海之

湄莫不傾心向化畏威懷德相率而來歸其東則潞河通漕控引江淮肥洳灣涞灌注縈迴連峯片石之隘首陽崆峒之屋玉田白壁神仙璚臺超無終而越金山跨遼瀋而逾鴨緑至於暘谷日出之涯固已邈乎而莫不在乎綏懷環以大海衆水所歸洪濤巨浪洶湧崔嵬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蠻裔番舶帆檣隱天上下不絶而往來又有蓬瀛方壺鳳麟聚窟十洲三島靈異非一流精之闕瓊華之室墉城岧嶤金臺岑崒紫氣

丹青景雲矚日靈圄偓佺安期羨門之倫相與游從乎其間出入隱見而慌惚瞻帝京其伊邇庶可見其驂鸞駕鶴之髣髴其西則崇山鬱翠高把泰岱北接居庸南首河内奇峯擁闗龍門阻隘玉泉垂虹青烟浮黛上巀嵲兮倚空下蟠據而際海其麓則有渾河湯湯西湖決決鹽溝琉璃桑乾廣陽雪波泛湧灝溔汪洋一瀉千里會流帝鄉又有上林禁苑種植畜牧連郊踰畿緣丘彌谷澤渚川匯若太湖瀛海渺瀰而相屬其中則有奇花

珍果嘉樹甘木禽獸魚鼈豐殖繁育麅麃籍籍不可得而盡録固可以因農隙而校田獵選車徒以講武事乃遵國風稽王制詔期門簡將帥乘玉輅擁翠蓋出天闗而雷轟轢芳郊而雲會非所以揚兵示武娛樂騁意蓋將取不姙而除苗害狩無擇而順殺氣謹大易之用於三驅之時驗騶虞之仁於一發之際水衡虞人之容與武夫壯士之奮厲皆知夫仁者之為勇而以投石超距之足鄙亦何必殄夷禽獸割鮮野食而以俛仰極樂之

為貴也若夫其宮室之制則損益乎黃帝合宮之宜式遵乎太祖貽謀之良居高以臨下背陰而面陽奉天淩霄以磊砢謹身鎮極而崢嶸華蓋穹崇以造天儼特處乎中央上倣象夫天體之圓下效法乎坤德之方兩觀對峙以嶽立五門高矗乎昊蒼飛閣屼以奠乎四表瓊樓嵬以立于兩旁廟社竝列左右相當東崇文華重國家之大本西翊武英嚴齋居而存誠彤庭玉砌壁檻華廊飛簷下啄叢楹高驤闢閶闔其蕩蕩儼帝居于將將

玉户粲華星之炯晃琁題納明月而輝煌寶珠焜燿於天闕金龍夭矯於虹梁藻井煥發綺牕玲瓏建瓴聯絡複道廻衝軼霄漢以上出俯日月而盪胸五色炫映金碧晶熒浮輝揚耀霞彩雲紅其後則奉先之殿仁壽之宫乾清坤寧邲麗穹窿掖庭椒房閨闥閎通其前則郊建圜丘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恭肅明祀至於五軍庶府之司六卿百僚之位嚴署宇之齊設比館舍而竝置列大明之東西割文武而制異至於京尹赤縣之治所王

侯貴戚之邸第辟廱成均育賢之地守羽林而掌佽飛者至九十而有四衛莫不井列而棊布各雄壯而偉麗其巖廊之上則有皐夔稷契之倫元凱俊乂之輩相與賡虞廷之歌談羲農之際斁補衮之能懷忠貞之志考禮文於大備賛聲樂之盡美是以朝無缺政德教漸曁薄海內外均陶至治幸其有作聿來趨事成此大功忘其劬勸人和既極休徵滋至慶雲瑞靄之覆于闕庭素烏玄兔之獻于丹陛醴泉屢出甘露數墜麒麟騶虞之

珍馴獅天馬之類紛紜雜遝莫能殫記于以見天眷之
益隆而聖德之純備者也於是正月上日工既訖工爰
告成於天地肆紹美於祖宗清心凝慮齋沐肅雍粢盛
既潔牲牷既豐芬郁郁以旁達靈繽繽其來降錫嘉貺
之穰穰介景福於帝躬將順應於昌期趾盛美於無窮
乃服衮冕御帝座開九重之深宮受萬邦之朝賀内侯
甸而要荒外殊方而異俗胥近悅而遠來紛鼓舞而匍
匐方物溢以充庭參絢燦而駭矚率蹈舞於階墀效華

封之三祀爾乃浹和會昭景鑠鏗鯨鐘奏雅樂詔光禄以開筵合百辟而燕樂饌珍玉兮芳馨罍瓊漿以斟酌聯貂蟬兮夾陛雜蠻貊之荒服莫不酣暢而飽德咸頌歌而踴躍越塡城而溢郛謳歡聲於寥廓斯可以俛太古之無為慶華胥而蹈栗陸顧皇上之謙抑視至治為未足於是降德音播嘉惠省刑罰薄賦稅汰冗濁旌廉吏舉賢才擢俊乂發倉廩賑貧匱尊高年而禮有德慎防禦而脩武備貴爵重賞以厲廉恥厚往薄來以馭寓內盖

欲使人知所本士知所勵四方萬國無一民之失所窮陬僻壤無一物之不遂舉陶於春風和煦之中而樂於雍熙泰和之治此蓋堯舜兢業之心文王敬止之意所以紹鴻業繼先志益宏遠而有偉故不勞而甚易冠絶乎前古垂休於後世固可必聖子之與神孫益昌盛而無替小臣微陋忝職文字願賦帝都之盛槩揚國美於萬禩復為之歌曰煌煌帝都兮逾鎬豐阻山帶河兮壯以雄天開日明兮王氣所鍾穹隆造天兮惟帝之宮廓

氛祲兮開濵濛鎮海甸兮宣皇風王道平平兮四方來同顧皇圖之鞏固歷萬世兮無窮

方竹軒賦　　金實

秋孟之夕覺非道人寓宿於主人之軒見植竹馬外方中堅峭然觚稜扣之如石有聲硜硜予怪其不類衆竹戲若有評后皇植物各畀以形洪纖肥瘠莫殫其名毫忽無僭若治剖型爾竹之産為類實繁寄哀瀟湘託興淇園嶧陽之材聲叶鳴鳳箘簵之堅荆揚效貢黄岡如

椽用代陶瓦篲篠叢生束之盈把由衙雞脛般腸射同蘇麻篔簹笆箄龍鍾體柔為[竹聊]節促為[竹豐]刃毒為篻依木為弓毳毛為狗扶老為筇名錐萬變莫不示圓於外而抱虛於中故能文理縝密而節槩疏通迎刃而解落篳以從桃笙籧笛織翠生風纜維砥柱力縮艨艟干旋孑孑旌旗蔽空彤管煒煒橫出詞鋒簫韶九奏至和攸同他如器使惟適所逢皆所以弼成人用而翼賛天工者也爾之為質外方內塞肌不柔順性復挺特隱栝莫

施何堪組織豈非才不適用而名浮其實乎言既而去逡巡就睡夢一玄叟頎然而長雙眉入鬢氅衣無裳頭角峭厲根立木僵歷階而進出聲琅琅凡今之人喜圓惡方頃聞誚譏顧不敢當子非舍圓而不居蓋亦天賦之有常矧夫方圓不侔自昔為訒豨膏棘軸不能獨運鑿枘異投終底于吝黥直見疏弘詐乃近正論天人江都遠擯恢諧詭奇金馬日進固知鸞圓以遂私不若執方而自信也且物生而才罕即安處雕礲斲削自致困

苦槈櫟臃腫斧斤莫尋桐杉赬野枳棘成林天啇我才實非我仇以才莫全我獲實優方將勵吾之方堅吾之塞保天之全資地之力長我兒孫同居壽域邀涼月於江上疏泠風於座席有愛我者過從成癖敲門竟造不辨主容札㾒奚生逍遥甚適彼以才而效用於世者自視於予未知孰得而孰失也予驚而寤萬籟俱寂明月入戶涼在巾舃惟見此君挺然于庭粉垣鑄影一塵不驚脩柯滴露鏗然成聲予乃異然如失惕然而惺乃歌

曰圓以智行兮方以義守智或有窮兮義則可久以虛而通兮以實而塞通或潰決兮惟塞乃格才應時用兮拙為世捐用則精弊兮捐則神全竹兮竹兮予將謂汝為方兮而不識汝之大圓

赤石潭賦　　周敘

正統九年甲子之秋七月既望予以使命便道還京宗親故友餞送于赤石宦游萍梗出處難諶慨然有懷遂作斯賦其辭曰

沿文江之横浦至赤石之澄潭水萬頃以凝碧山四合而染藍信乎其乾坤所融峙而仁智所樂耽也觀其崖石磊砢岍谷谽谺爛如原火燦若朝霞入玄淵而莫測渺滄波其無涯當夫春江方漲駭浪驚濤洶湧激撞金山鐵壁不足以侔其壯泊其秋潦已渟天容月色空曠虛明盎舒鏡展不足以擬其清則斯潭之所以得名為可徵矣若乃眺乎其北則三四屏列諸峰陣屯大究旋凱而龍馬交驟昆陽戰敗而虎兕羣奔溯乎其西則近接

鷹湖遥連錦峰白沙翠竹之掩映烟村雲樹之鬱葱慨鄉密勝遊之舊躅念先親遺直之英風至於東則澧溪金港之交流釣臺鼇山之錯峙能不感夫金宋構兵炎鼎遷播而鳯艦龍舟亦甞至於此乎南則虹橋緑野佛刹仙臺藹林泉之幽翳聳劍石之崔嵬騷人墨客固多留憩真僊杳冥寧復有浮空而往來者乎盖其為地也豁故能合數百里之大觀其為景也奇得不起千萬年之遐想此古今過從者之同賞也而余猶獨有所悵惘

昔余之少而處也從宗族父兄省丘隴於兹潭之山陰奠春露之藻蘋撫秋風之宰樹殆德澤綿而嗣守固也顧瞻潭濵之他隴樵兒牧豎躑躅於孟嘗之墓豈非富貴而改其素乎逮余之長而仕也幾舟楫往還於斯潭之水滸把離觴之汲汲趨王事之皇皇中抱丹而鬢毛蒼矣反羨其旁居人釣叟熙皡於無懐之鄉又何身世之忘豈非貧賤而任其常者乎烏免跳丸彭殤一軌歎榮瘁之浮漚悲老壯之逝水擊流光而歌之曰潭之波

兮悠悠去故鄉兮䢵可留潭之石兮峨峨惟令名兮不可磨俯水際兮馮夷仰天畔兮嫦娥倡莫余和兮奈術何

黃河賦

薛瑄

吾觀黃河之渾渾兮乃元氣之萃烝瀦洪源于西極兮注天派於滄瀛貫后土之龐博兮沓玄溝之晶明過積石而左轉兮龍門呀而峻傾薄太華而東騖兮撼砥柱之崢嶸入大陸而北徙兮迷不辨夫九河之故形經兩

海而紀衆流兮擅浮沉之濯靈覽頽波而懷明德兮又何莫非姒氏所經營登崐崘而俯視兮固彷彿其初迹馭高風而騁望兮遂周游其曲直何末流之混濁兮始清澂而湜湜羌澹灩而徐趨兮勢沄沄而自得觸險石以闘暴兮詫雷轟而轂擊天宇擴其流漭兮渺上下之玄黄霧雨霆霆而滃集兮混邃古之洪荒微風湯拂而渙散兮天機組織其文章頽猋浩而洶湧兮百怪垂涎而簸揚腥雲濁浪以盪汩兮恍惚顛倒夫舟航靈曜升

而赫照兮乘正色於中央望舒在御而下臨兮列宿涵泳其光芒若乃震乘符以行令兮百谷淫淫其凍釋山澤沮洳以上氣兮增滉瀁之洋溢魚龍乗濤以變化兮杳莫測其所極祝融載節以南屆兮雷雨奮達以霶霈潢文流而股合兮百川旂而來會木輪困而漂拔兮蔽雲日而淘汰狂瀾洶而囓岸兮塊土馬塞夫衡潰霜戒嚴而木脫兮少昊執矩以司秋洲渚緬邈而石出兮始殺湍而安流霰雪紛其四集兮顓頊乘坎以奮神大塊

噫氣而摩軋兮流澌下而龍鱗層氷横絶而山委兮河伯驅石以梁津羌險夷而明晦兮變朝暮與四時飆風起而衝木兮蟒怪駭其難推覩圓方之一氣兮恒來往而容移昔尼父之歎逝兮跨百世而罕知顧川流之有本兮與中古以為期啟龍圖而㪚六一兮悞主宰之所為喟余心之未純兮感道妙之如斯聊誦言以自明兮㡳晝夜之靡虧